

都市
言情

广告策划师颜希晓与市场部李子睿共有一个心愿,那就是在他们打拼已久的繁华都市J市落户安家,从此成为J市市民。得知国家为刺激房地产市场而出台“购房落户”政策,因共同利益,李子睿与颜希晓走进婚姻殿堂,以婚姻作为约束手段,以落户为目的,三年过后,各走各途。而婚姻无儿戏,三年协议期满,他们之间,是情尽,还是末路?

“小两口”协议结婚同室异梦

下班回到家,看到犹如三七年时被敌人扫荡过的客厅,李子睿再一次想起孙培东说过的话。他说,李子睿,别看你外面是挺“man”的一个男人,到颜希晓面前,马上就基因突变成一名光荣的三八红旗手。他当时还冲着脖子为自己辩解,可是现在才发现,孙培东说过的岂止是实话,简直就是真理。

想到这里,李子睿“啪”地扔下车钥匙,对着卧室喊:“颜希晓!”过了两秒钟,颜希晓便出现在他的面前,像是刚睡醒似的揉着眼睛:“怎么了,子睿?”那声音叫得极其绵软,而她的表情也是单纯无辜。就在李子睿的男人心又快由钢铁化为绕指柔的时候,他看到了她微挺的小腹,压抑已久的怒火迅速蔓延:“颜希晓,你不认为该给我个解释?你真的打算生下这个孩子?”“李子睿,我就是想生下这个孩子,这又和你有什么关系?”她也高声。“怎么没关系?”李子睿恨声道,“我和他是法律上的父子,可我不想为野男人养这么个野货!颜希晓,我不愿意!”

这一个又一个的“野”字如同尖刀一般刺入颜希晓的心。李子睿只觉得左颊一痛,继而眼前金星无数。而希晓突然回到卧室,再次回身时,手里多了个透明资料袋。那一瞬间,李子睿已然知晓一切。

果真,她狠狠地资料袋甩在他身上,气道:“李子睿,你老实说,这一切是我强迫你的吗?当初是谁拿着这些让我合作,是谁说用婚姻做幌子,交上点钱便可以拿到J市户口?而我如你所愿,让你顺利成为J市一员,怎么到了今天,你尝到了甜头,倒觉得自己委屈了?你可以说我贪财好利,没关系,李子睿,”她恨恨地看着他,“你当初不就是看上我这点了吗?怎么到了今天,你又后悔了?我告诉你,你得偿所愿,也要付出代价!”

“希晓,你说,会是什么代价?”面对她的暴怒,李子睿反而平静下来,唇角微勾,竟是一弯凄楚。他从资料袋中掏出合同,伸手递给她,“你如此义愤填膺,就给我定个罪名。”

冷冽的声音自唇齿间残酷挤出,颜希晓看也不看他伸手一拂,那几页纸就轻飘飘地落在了地上,“第七项第三小条,无故干涉他人私人感情者,无条件搬出房间。三年后,自动放弃房款的40%。”

李子睿微微苦笑,她背得如此熟练,可见对他早已反感入骨,说不定早就盼着今天。想起老一辈人说的话可真是有道理,不可拿婚姻当儿戏,他明知故犯,也活该有今天的惩罚。

他走进卧室,拖出行李箱,将日用品和衣服胡乱塞进去,准备离开。拉开门把手的时候,她猛然出现在他的身后:“李子睿,你真的要走?”

似是疑问却更像是挽留,他用力吸气,强迫自己将最后一层意义自心底剥去。再一次开门却没开,回头一看,竟被颜希晓用力拽住,“我刚才话说得重了……”她支支吾吾地低头。

看着她难得一见的局促不安,李子睿拉下她的手,迈至门外与她面对:“希晓……这一场游戏,我即使没犯第七条,也有了比这一条更严重的罪过。”他微微一笑,眸内却有了几分酸楚,“我走了。”

电梯声滴滴响起,已经到了他们所在的楼层。李子睿反身拉起行李箱,迅速走进电梯。却在电梯门即将关闭的时候,看到了她的眼睛。

她用手挡着电梯,黑亮眸瞳满是执拗:“李子睿,你告诉我,你犯了哪一条?要是不严重,本姑娘就饶了你,你不用这么自觉离开。”

“你不会饶我。颜希晓。”他看着她一笑,“第二十一条,我罪过重。”

趁着她眨眼的工夫,电梯门再次关上。他与她的世界,第一次隔绝。

颜希晓回到房间,第一件事就是打开合同,找到第二十一条之后,整个人便像是被抽去活力一样,跌在沙发之上。

第二十一条,为保合同所阐述的权益,甲乙双方不得产生感情。若有一方违背,离婚后房产无条件归另外一方所有。

颜希晓从不知道,定下她的人生大事,只需要20分钟。

现在与她并肩笑迎宾客的便是她的丈夫,楚阳广告市场副总经理李子睿。

颜希晓与李子睿,只花了20分钟便将他们的关系由同事发展至未婚夫妻;又花了不到一天时间,去民政局为这样的关系取得了法律认可;最后用了不到5天时间,在J市的桃源居酒店热热闹闹地办了婚宴。

这样的速度,就连一向自诩时髦的颜希晓好友廖晶都觉得难以置信。



官场
风云

304位各级别官员,84起官场风波,66个党政部门,23次微妙的调动与升迁,交织进1个普通公务员的命运——侯卫东的这本笔记,将带您深深潜入中国公务员系统庞大、复杂而精彩的内部世界,从村、镇、县、市一直到省,随着主人公侯卫东的10年升迁之路,逐层剥开茫茫官场的现状与秘密。

侯卫东巧遇长发女子

朱科长翻到了一张表,找到侯卫东的名字,惊异地道:“青林镇?”他拍了拍侯卫东的肩膀,道:“青林镇是益杨最远的乡镇,每天只有一班客车,去一趟要三个小时。”

离开了人事局,侯卫东到粮站办了粮油手续。此时还不到三点钟,但是到青林镇听说要三个小时。今天赶过去,已是六点多钟了;青林镇已经下班了;可是若坐车回吴海县,往返起来实在费力。

侯卫东于是坐车到沙洲学院招待所,登记了住房,然后在房内睡了一个好觉。黄昏,他才到校园小食店去吃晚饭。里面有几位学生在喝酒,喝到兴奋处,一人道:“院后门开了一个小舞厅,环境不错,我们去跳舞。”几个学生都响应着。

吃完饭后,侯卫东又去校园的湖堤岸上转了一圈。兴致索然之下,突然想起了小食店学生的话,出后门,很快就找到了那个舞厅。

几曲之后,侯卫东目光被角落的一位长头发女子吸引。长发女子挺漂亮,拒绝了好几位男士的邀请。等到又一曲音乐响起,他神差鬼使地走到她身边,那女子抬头看了一眼邀请人,稍稍犹豫,还是站了起来。

两人随着音乐翩翩起舞,居然配合得天衣无缝。

长发女子有一米六五左右,不过二十出头,五官精致,鼻头稍稍有些翘,一头飘飘长发,是一位漂亮而又气质不俗的美女。

随着歌声,长发女子将额头依在了侯卫东的肩上。她的眼泪已将侯卫东的肩膀全部打湿。侯卫东知道这位长发女

子肯定遇到了伤心事情,而这个年龄最大的可能性便是失恋。他对失意人有天然的好感,本来想说两句安慰的话,可是此时无声胜有声,说话会破坏了气氛。两人默默地相拥,共同沉醉于轻曼的音乐之中。

音乐再响时,侯卫东又发出邀请,谁知长发女子低声道:“谢谢你了。”说完,转身就朝舞厅外走去。长发女子离开了,侯卫东也就失去了继续跳舞的兴趣。他在蠕动的人群中穿梭着,离开了舞厅。

在招待所不远处,开着一个小书店。侯卫东在书店里翻看了一会儿,又进来一人,在文学哲学类书柜前停了下来。他不经意转过头,发现此人居然是副院长济道林。

“济院长,您好。”济道林身穿一件质地极佳的真丝短袖,他看了一眼侯卫东,有些奇怪地问道:“侯卫东,怎么在这里?在哪里工作?”

侯卫东没有想到济道林能一口叫出自己的名字,不禁受宠若惊,简要地说了近况。

“青林镇,这个镇我去过,很艰苦,你要有思想准备。”济道林紧接着又道,“看问题要一分为二,最艰苦的地方往往有着特殊的机遇。只要用心把握,用心体会,一定会有收获。”

他从书柜里抽出了一本书,道:“你是到乡镇去工作,这本路遥的《平凡的世界》,很适合你阅读,我送给你作为礼物。”

意外地收到了济道林的礼物,侯卫东心情很是激动。将济道林送出了书店,拿着《平凡的世界》,回到了招待所。

他翻阅了几章,谁知一下就读了进去。到晚上两点,才合上了书。

江湖
传奇

故事讲述的是一个出生在晋陕交界盗墓贼家的女儿,在横跨军阀混战直至抗日战争这段动荡岁月里,与身边的亲人、爱人、朋友甚至仇敌共同演绎的一段传奇岁月,先后与几个男人间的爱恨纠葛,以及她从一个普通人家女儿到军阀家的姨太太,再到坚定抗日的民族志士的心路历程。

铁梨花决定亲自挂帅探墓

梨花从鞋面的刺绣上抬起眼睛。“凤儿,事先没跟你说,是婊子我的过错,你千万别怪罪栓儿。”“栓儿娶我之前,就干过这事?”凤儿上了当似的,并不接受梨花的歉意。“你听我说:栓儿答应过我,他娶了你之后,再也不去拿洛阳铲……”“人家把这种贼看成最下贱的一种贼!”铁梨花挨了一鞭子似的。挨别人骂没这么痛,挨这个年轻女娃——一个她疼爱、器重的女娃的骂,她头一次感到卑贱。

凤儿看着梨花,她那双又大又深的眼睛简直宛若别人:不是那么冷艳、咄咄逼人了,而是母性十足,像一头刚产驹子的母马。

铁梨花决定亲自挂帅探墓,是在征兵的人把彭三儿带走之后。她的突发奇想让地下了这个决心。顺着干涸的古河道往山上走,在一处石头滩上,她证实了自己的奇思异想。她记得父亲念叨,县志上记载了道光五年的一场暴雨,山洪冲了五十多个村子。那时这条古河道的地势一定很大。石头滩是它改道时留下的。山上的水把山上的石头冲下来,阻止了河水的流向,河水在此处向西南偏去。原本是不经过董村、上河的河水,眼下就是这条又窄又浅的河。它只有在夏

天的暴雨时才会有它原先的威猛。

想在现在的河岸找到巡抚夫人的墓,当然白搭工夫。明朝这里还是庄稼地。她找了两天,才把改道前的河床找到。还是雨水帮了她的忙,从山上下来的水自然而然显出一条地势低洼的河道。山势徐缓,但远处的山埂大致形成一个美人榻的形态,北边的山埂就是榻的靠背。

梨花父亲从书中读到的有关这位巡抚夫人生前习性之一,那就是长期卧在美人榻上。爬到山埂上面,应该能看出这个美人榻的完整。坐北朝南,在“枕头”的方位,铁梨花果真找到了几棵桑树。大部分桑树已经死了。最后一代守墓人迁走后,没人护养,桑树在缺潮气的地方不爱活。

江南美人就葬在这一带。铁梨花把自己的估算告诉了栓儿和牛旦。

雨也下累了,下到第八天歇了下来。铁梨花让他们天一擦黑就下洛阳铲。恐怕雨歇歇还会再下,得赶在它之前完活儿。栓儿和牛旦带着黑子来到“美人榻”上。树林子多是榆树,从树缝里看,能看见远处山坡上,有几块开得很漂亮的梯田,不知是哪里的灾民偷着在那儿开的荒。梯田被大雨冲坏了不少,若是白天,会有人在那里给梯田垒石头,把土屯住。

栓儿和牛旦动手不久,从云缝里闪出个白净的半轮月。这里离双井村不远,他们刨挖的声响大一点,就引起一两只狗狂咬。村里的狗一咬,黑子就在喉咙里发出“呜呜噜噜”的吼声,栓儿得不耐烦斥它。

大约两个多钟点过去,洛阳铲提出的土里有了砖渣。两人劲头大起来,都劝对方歇着,自己挖掘。月亮突然就没了。



三个小时以后,客车终于到了一个破破烂烂的小镇。虽然知道乡镇条件差,侯卫东心里还是有掩饰不住的失望。为了稳定情绪,他取出最后一支红塔山,站在街道抽了起来。

侯卫东站在外面看了一会儿,找到了青林镇党政办公室负责人,结果被告知还要等10天。

8月5日早上六点,侯卫东坐上了吴海县开往益杨县的早车。十一点半,灰头灰脸地来到了青林镇政府。恰巧镇委书记赵永胜在办公室,侯卫东被带到书记办公室。

“经党委研究,决定让你到青林山去。青林政府在青林山上有一个工作组,负责独石村、尖山村、望日村三个村的工作。安顿好以后,再给你分配具体的工作。”

赵永胜打了一个电话,道:“唐主任,你带侯卫东上山,让高乡长把住宿安排好。中午就在青林山上安排生活,让工作组的其他同志跟侯卫东见个面。”

一路上,唐树刚将青林镇的基本情况向侯卫东作了介绍。

青林镇名字来源于这座青林山,1992年并乡以前,青林山的上面是上青林乡,山的下面是下青林乡。并乡以后,两个乡合成了青林镇。



眼睛简直宛若别人:不是那么冷艳、咄咄逼人了,而是母性十足,像一头刚产驹子的母马。

铁梨花决定亲自挂帅探墓,是在征兵的人把彭三儿带走之后。她的突发奇想让地下了这个决心。顺着干涸的古河道往山上走,在一处石头滩上,她证实了自己的奇思异想。她记得父亲念叨,县志上记载了道光五年的一场暴雨,山洪冲了五十多个村子。那时这条古河道的地势一定很大。石头滩是它改道时留下的。山上的水把山上的石头冲下来,阻止了河水的流向,河水在此处向西南偏去。原本是不经过董村、上河的河水,眼下就是这条又窄又浅的河。它只有在夏

所有的树一动不动。栓儿这时在刨了两丈多深的坑下面说:“又下雨了?”牛旦说:“还没,快了。你上来,我下去换你。”栓儿在下面说:“哎呀,有石灰味了,闻着没有?”他把一大筐土让牛旦拽上去。

黑子凑到那筐土上嗅了嗅,鼻子对着它很响地喷了两下。牛旦朝坑底下说:“黑子都嗅出老墓道的臭味了!”栓儿说:“梨花婊子多本事! 瞅准的地方都错不出三两丈去! 她肯定站在这地方头晕乎了!”牛旦说:“上来吧,你没劲了! 待会儿一下雨就不好挖了。”

一丝不挂的栓儿被牛旦拽了上来。又把脱得一丝不挂的牛旦系到坑下。两人小时候吃奶不分彼此:栓儿母亲奶过牛旦,梨花也奶过栓儿,这时他们掘墓还是遵照掘墓的行规,下坑不穿一丝一缕。又是一个钟点过去了。“见棺材没?”栓儿在上头问。他两手使劲拽绳子。拽上来的是是一大筐土,里面混着墓砖,还混有木头屑子。

“牛旦儿! 你听见没有? 我让你上来!”牛旦一声不吱。栓儿真有些毛骨悚然了。他正打算找个法子把自己系到坑里去,牛旦在下面说:“拉呀!”“你奶奶的,把我吓死了!”栓儿在牛旦屁股上狠狠打了一巴掌,然后就把绳子套在自己的腰上。

栓儿下去不多久,雨下起来。牛旦的头和脸让巨大的雨点砸得生疼。“栓儿哥,”他对洞下叫道,“不行咱明天再挖吧?”坑下传来栓儿那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的声音:“马上墓门就要启开了……奶奶的,蜡烛灭了……”

牛旦把包在油纸里的火柴搁进筐里,系到坑底。黑子被雨淋得东跑西窜,不断抖着身上的毛,响响地打喷嚏。